

研究生习作：沈玉梅·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草创唯物史观的中介（3）

[日期： 2010-10-07]

来源： 作者：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草创唯物史观的

学号：081016019 姓名：沈玉梅 专业：马克思主

【摘要】 在马克思草创唯物史观的心路历程中，费尔巴哈哲学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是马克思自己开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在这一心路历程中，《莱茵报》时期物尔法哲学的批判是开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秘密和诞生地，《德意志意识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批判 唯物史观 中介 感性活动

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草创唯物史观的思想心路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研讨所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可以简要表达为费尔巴哈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史观是否经历了一个费尔巴哈阶段。我们认为，在这一心路历程中，费尔巴的，但真正起本质重要作用的则是马克思自己开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过，马克思自己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过简要的回顾。正是在中，唯物史观才得以诞生。

一、物质利益的难事是促使马克思步入草创唯物史观思想行程的最初动因

我们知道，马克思并不天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完成于1841年的派的主要成员之一，马克思秉持的乃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的立场的：“马克思就其当时的观点来说，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1】**转变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回到人间”，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2】**。这些“难事”主要有：一、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二是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开的官方论战，三是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那么，马克思为何称为，马克思的哲学信仰和现实的经济事实发生了冲突，也就是黑格尔的哲学盾；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无法用他当时所持有的黑格尔哲学合理地解释当题，从而产生了让马克思“苦恼的疑问”。为了解决这令人“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也正是从此开始，马克思拉开了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

“将一切头足倒置”的思辨哲学本质。因此，正是马克思遭遇到的“要对所成为促使马克思步入草创唯物史观思想行程的最初动因。

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草创唯物史观的开端

面对物质利益的困惑，当马克思发现当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作为国家合理解释当下的经济现实时，对黑格尔哲学的怀疑以及由此开始的对黑格尔事情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费尔巴哈哲学开始正式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

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炸开”了黑格尔哲学的思想体系，费尔巴哈派并使他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3】尽管马克思似乎不是费尔巴哈派中的一员，或者说当时这种“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的新观点并没有引起马克思的注意。但当马克思在1842年给卢格的信中表达了“同费尔巴哈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当时的马克思应该读过费尔巴哈的这本书，只是由于马克思的理论旨趣并种新观点难以产生“很兴奋”的感觉。然而，当马克思用已有的哲学原则无题而产生的“苦恼的疑问”的大门时，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哲学这把钥匙有径，寻找打开令他“苦恼的疑问”这一问题大门的新钥匙。正是此时，马克思看。

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鲜明地指出：“神学之秘密是人降到人本学。在1843年第二版序言中，费尔巴哈说：“我的不平常的著作，到的打击。”【5】⁸“这个哲学，并不将斯宾诺莎的实体、康德和费希特的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抽象的、仅仅被思想的或被想像的本质当作自己的说最最现实的本质，真正最实在的存在（*Ens realissimum*）：人，即最积极的种哲学，是从思想之对立物，即从物质、实质、感觉中产生出思想，并且，前，先就与对象发生感性的、也即受动的、领受的关系。……它是思辨的直束。”【5】¹³⁻¹⁴

可见，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矛头所指就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在此，费尔巴哈哲学的实质是神学，而哲学的真正原则不是上帝，也不是绝对理念，而是直接指向黑格尔思辨哲学根基之处的思想之光给正处于困惑而彷徨中的马克思从而给茫然的马克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或者说让马克思找到了一个思的人 and 自然界。当然，尽管这时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虽然是重要的。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致信卢格：“费尔巴哈的警句（见《关于哲学》）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4】⁵³因此，影响，并不意味着他给马克思提供了现成的哲学立场和哲学观点，而只是紧要的问题。

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考逻辑与线索，在写于1843年夏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国家、法律的理性主义立场与现实物质利益关系的冲突根源，揭示了黑格尔的“神秘主义”本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来”，“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头足倒置。对黑格尔来说，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现实的基础，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只是国家的神秘主义。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切却是颠倒的。”马克思洞察到，“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它们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是动力。”“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

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6】¹⁰⁻¹²基于此，马克思认识到：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市民社会”。正是这一基本创见，标志着马克思开辟了通向唯物史观的道的开端。

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秘密和诞生地

既然法的观念和国家的形式植根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即植根于“市民社会研究也就应当深入到市民社会之中，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年10月，马克思到了巴黎，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在此研究过程经济学著作作了认真的摘录、批注和评析，写下了第一批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年2月，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这本“方面的茁壮根苗”【7】¹²⁷并且蕴含着历史主义的辩证眼光的“天才的大纲这促使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的重大成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这本并在1932年发表后即刻引起重大争议和反响的《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并在此批判中生成了“感性活动”的成为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开启唯物史观理论之维的本质基点。

（一）经济批判：哲学批判得以展开的基础

以“异化劳动”理论为核心的经济批判、以“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批判以及以“共产主义批判”为主体的社会批判，共同构成了《手稿》的三大和展开逻辑来看，它直接呈现出来的是经济批判【8】，经济批判是哲学批判基础，而哲学批判和社会批判则是经济批判的理论提升和归宿；没有马克思批判的深度展开、理论升华将是不可能的。那么，马克思的经济批判究竟为哲了何种内在问题与要求呢？

《手稿》是从分析现代社会三大主要阶级的收入开始的。从笔记中可以同时附有自己的评论和分析。而这些评论和分析几乎全部围绕着国民经济学民经济学家以之作为前提的“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的“劳致灾难的”活动呢？如若这样的话，“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义？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6】²³¹⁻²³²

这些问题本质上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造成这种令国民经济学家困惑于他们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上，只是国民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首先揭开遮蔽在这个“劳动”之上的神秘面纱，而后才能说明这个理论上应一变而成为“有害的、招致灾难的”？因此，在“地租”之后的手稿中，马克思的写法格式，改成通栏格式，让涌动的思潮喷薄而出，一鼓作气写就了“是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

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中，通过对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得出了如下结论：“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

动的后果，……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6】277

至此，问题便豁然开朗了。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不是本真劳动，以之为前提的国民经济学的矛盾就是异化劳动与本真劳动的矛盾；而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国民经济学产生的矛盾就是对象化的私有财产和真正的人的矛盾。国民经济学家之所以意识不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可是，“它不理解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当他想说明什么的结构状态中。”于是，就“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工资、土地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6】266-267

因此，“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却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6】277-278 “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性质处于自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6】290 “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矛盾的本质。支离破碎的工业现实不仅没有推翻，相反，却证实了他们的自则本来就是这种支离破碎状态的原则。”【6】291

所以马克思如是说：“这些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还只是宏观理路的梳理。正如马克思当时就意识到的那样，如下两个问题是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异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6】279众所周知，这个问题的根据是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才真正解决的；而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则在接地说来，这个问题要回答的乃是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因而，它必然涉及劳动、劳动与社会关系的内在关联以及社会关系的异化和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本质，显然已经不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而是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必须上升里出现的乃是《手稿》中的经济批判上升为哲学批判的内在逻辑。

（二）哲学批判：经济批判的理论提升

直接地看来，《手稿》呈现的理论主题是经济批判，即对国民经济学及黑格尔哲学的劳动概念本质上来源于国民经济学，因此作为国民经济学也就构成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理论前提。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把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此，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6】320因此，对国民经济学批判上升为哲学批判，即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而这一批判的重要成果就是（劳动）境域的生成。

1、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作为哲学批判的积极成果

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有了如下重大发现的理论基点一样，“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头

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这种外化的扬弃”，“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的结果。”【6】³¹⁹⁻³²⁰同时，也正如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基点的劳动不过是、作为其否定性辩证法之精髓的劳动同样也是异化劳动。对此，马克思从一，“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6】³²⁰正是在出：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反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6】³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人的异化了的、同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关系。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本质，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说，因此，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6】³²¹

早在经济批判部分，马克思就已经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经济事实的现象劳动的对象化；而当马克思由经济批判上升到哲学批判，即上升到对以黑格尔判时，剔除笼罩在劳动之上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异化外观，呈现（同样也作为经济学）的根本原则，就成为马克思建构全新哲学基础的关键看到了马克思对劳动，即“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之本质的全新界定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呼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在对象性活动。……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有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点至关重要的判断：第一，对黑格尔辩证法或“对象性活动”的理论境域，使得马克思在关乎本质的哲学基础上说出了使得马克思重新规定并表述了辩证法的存在论根基。“感性活动”或“对象费尔巴哈并把费尔巴哈甩在了一旁：当费尔巴哈仅仅看到感性、对象性存在对象性注入了能动原则，也就是说，当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于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尽管马克思这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给予了费尔巴“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整个地决定着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本取向以二，尽管逻辑地看来，马克思在《手稿》中是从经济学批判达成哲学批判的《手稿》的经济学批判整个地是在哲学境域中，即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的哲学境域中进行的；【9】换言之，只有“动”的理论境域出发，我们才能更深刻地领会以“异化劳动”理论为主体的其所作出的理论发现。

2、唯物史观的伟大创见：感性活动视域中经济批判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深刻之处并不在于对异化的“经济事实”限于经济学的层面，并错误地以为异化劳动学说必然秉承着费尔巴哈对人的本然整个地停留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哲学境域。造成这种误解的本质作为《手稿》核心部分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错失了、同时也构成马克思新世界观存在论根基的“感性活动”；一旦我们把马判，并把“感性活动”作为透视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理论基点，“自是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的人本学设定，而是恰好构成经济批判视野中人类历史劳动”学说的全新理论境域。简言之，从“感性活动”的哲学境域出发，我

是马克思全新历史哲学维度的初步开启以及一系列唯物史观伟大创见的生成

(1) 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来说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活动的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

(2) 劳动创造了世界历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来生成的过程。”【6】310

(3) 劳动创生了社会关系：“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⁶“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本身也是由人生产的。”【6】3

(4) 个体是社会存在物，社会性是人的特性：“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说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才成为人。”【6】301 “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物。”【6】302

(三) 社会批判：经济批判和哲学批判的双向展开

经济批判是马克思草创唯物史观的中介，而唯物史观的本质创立却又不是本质地上升到哲学批判的高度。这是我们在对马克思《手稿》中的经济批判清晰地看到的；同样的理论逻辑也发生在作为经济批判与哲学批判之灵魂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之“社会”主张的阐释中。

直接地看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张是围绕对待私有财产的“批判”而作出的。因此，从形式上看，马克思讨论这一问题的路径似乎马克思把作为“社会”状态的“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的共同点归结为积极的扬弃，同时又把它们本质界限看作是后者“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这里出现的必将是超越单纯经济学的理论视角，从对私有财产之本质的哲学态的“共产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因此，对私有财产之本质的追问以及通过的本质境域，就已经意味着引入哲学分析之维度的必要性。

正是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本质”的追问与解答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态的经典表述所蕴含的如下内在逻辑：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状态，共产主义积极的扬弃；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异化劳动，正是异化劳动创生出异化的社会弃私有财产关系，就必须扬弃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本质地表现为人与自然因此，异化劳动的扬弃也就意味着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重构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分别称作“自然主义”产主义描述为“自然主义=人道主义”。【10】

也只有洞悉了这样的内在逻辑，我们才能够理解并领会马克思的那段极产主义”之“社会”主张的阐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知道自己就是这个解答。”【6】297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没有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通过这一还原所达成的对“劳动”之本质的把握，没有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与马克思对劳动创生社会关系的重大发现，他显然是不可能超越“共产主义是可能达成由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向“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真正“社会=人道主义”的真正社会状态所要表达的，也恰恰是作为“感性活动”的“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可见，马克思关于“既不能脱离经济学的分析维度，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理论视域；它即并非一个单纯的经济主张，它之作为私有财产之积极扬弃的经济学规定性的财产之本质的哲学追问，奠基于对“感性活动”或“劳动”之本质的把握。